病隙随笔

原谅我竟偷用了史铁生散文的名字，但是于病中，实在也没有什么起名字的兴味，“拿来主义”便是好的；可喜的是写作的劲头恢复了一些，这才提起笔来，顿时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。说是病隙并不假，这两个字大有来头！此病于我确乎是一场大病，年纪轻轻身体里就长了个小东西，为此我痛苦不堪；至于“隙”，从前病不深沉的时候，忙这忙那，总是把写作搁置了，还安慰自己“将来总有闲下来写的机会的”，而如今一病，时间的大头得了闲，但小头上总不免因病困倦没有精神，因此也是趁“隙”写作罢了——但写了总比没有强，因此总体还是欢喜的。

生病的一大感受是“失去”。按许多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，失去是要去悼惋的，不然便不能作结，心里总是疙瘩一块。疙瘩久了，就时时要冒出你的皮肤来，瘙痒疼痛，让你再记起一回，因此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张爱玲因为自小失去父母疼爱，后来战时又失去居住和金钱两方面的安全感而远走美国，起了老大个疙瘩，所以她弟弟一给她写信她的反应就是“我没有钱”。新冠大流行期间，我失去了太多东西；去年搬来澳洲，又失去了稳定的工作，接着接二连三又失去了健康，求学的劲头与希望，以及对生命总体价值意义的追求，真可谓失无可失了。我却也还并没有认真去悼惋，实在是“忙”于生病，要么在家里因抑郁而沉沉昏睡，要么在医院或者去医院的路上。我想悼惋对于尚在病中的人来说，大约也不见得是件好事——病人的首要任务，还是要心情尽量明媚地活下去。至于生活质量，那是以后要操心的事。

说到去医院。。。【TODO住院经历】

生病的另一大感受，是我的身体似乎并不受我控制了，甚至连思想也是。五月初的一天，压力大和对生命之虚无的绝望彻底压垮了我，那天早上只能感觉自杀念头在脑子里乱飞，像个巨大的漩涡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下一秒就会将人整个吞噬到黑洞里去。我在做了一些不理智行为之后害怕极了、绝望极了也累极了，倒头昏睡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，醒来之后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又用救护车把自己送进了急诊室，从此医疗记录上添了抹不掉的“suicidal thoughts”的浓墨重彩的一笔（想来其实有些好笑）。去到了急诊，人家急急忙忙问我话，两三句后觉得我并无大碍（急诊总是以生命体征为重的），便把我从triage room里赶到了等待大厅。我当时心里嘀咕，你们不知道我有多难受哩！难受到从椅子上缩到地板上去躺着了，枕着我带的书包。是的，当时的身心状态是只允许躺着和闭上眼睛的，直立坐着都是做不到的，整个人还是被巨大的黑色幕布笼罩着的感觉。我就这样在这种“装死”的状态下等到看了负责triage的医生，然后又被送回到急诊病床上。